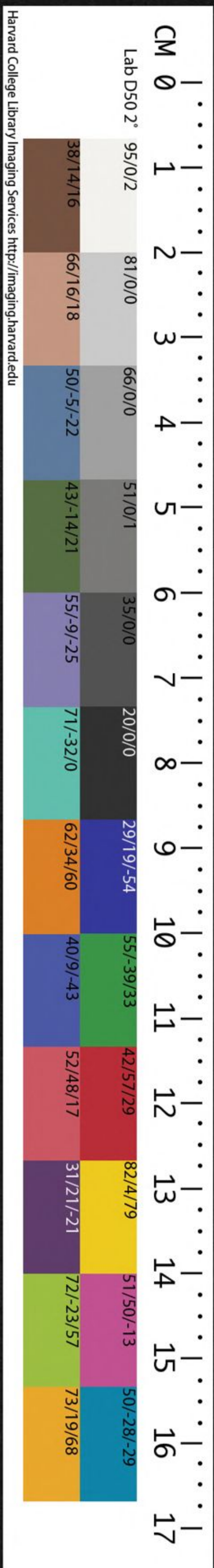


T 234/4932(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宋喜公先生重

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

敦古齋藏

重刻易經蒙引叙

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雅嗣先志

各出家本以增較予屬祿仕
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
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
言以告學者曰嗟乎易豈易
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
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
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
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爲
意句自爲義易則不然稽實
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空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

况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
數建安舉數以兼理二者不
同要亦齊魯之間爾蔡子之
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
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
字分句解遂目之爲訓詁吾
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
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
之爲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
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

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
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同安次崖林希元叙

字

奏刊易經蒙引勘合

建寧府建陽縣為民瘼事

奉府帖抄蒙

欽差提督學校福建按察司副

使高案驗本司關禮房

准勘合科付本年正月十

四日奉

都察院卯字一千八百十

九號勘合劄付內一件

進呈遺書事准禮部咨該本

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禮科抄出直隸松

江府推官蔡存遠奏臣謹

以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

全部

上進者臣聞君道必先乎立教

立教莫重乎經術漢求遺

書而置五經博士唐開弘

文而集五經註疏雖未還
於粹古要爲知所先務也
矧五經之首寔惟周易始
自伏羲畫卦而周文繫以
彖爻孔子贊以十傳四聖
之精具乎是焉其後王弼
談玄京房演數去古益遠
學失真傳爰至宋儒得其
宗旨惟程之易傳與朱之
本義然讀者多枝蔓于辭
而卒莫究於理明而復晦
弊也久矣仰惟我以精士

祖宗之制科摘取題目以試士
文皇之尊經纂修大全而垂世
易道大明視古有光肆我
陛下聰明稽古
神聖格物
明倫正位乎家人
箴敬惕若乎乾九

君臣賡協以交天地之泰

耳目明闢而繼日月之離是
於易道雖不言而善用之
可謂度越乎千古者矣然

猶

日御經筵

日潛經史質疑則

飛劄顧問乎近弼求治則

灑翰親策乎諸生所以望道如

恐弗及有

君如此天下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賀太平况有片言而可

幾乎道者敢忘食芹而不

以獻之乎臣竊念臣父蔡

清少習易經頗能心契自

鄉解而登甲科繇督學而

擢祭酒仕宦所至專意講

易門徒相授無慮千數舉
 世謬稱以為專門焉者悼
 世俗之見執泥象辭而支
 離於形下宗朱程之言研
 究陰陽而特達於虛中觀
 先天後天而漸悟洞太極
 無極以深造手不停披迄
 裁衆說積有成編僭名蒙
 引向惟藏之篋笥若有待
 於

明時臣痛念臣父清平生精力

盡於此書不幸謝世未及

獻呈而臣忝舉鄉闈叨登

甲第所以蒙

陛下之恩澤而進身者皆臣父

教以一經而致然也昔蔡

沈著尚書集傳真德秀述

大學衍義皆嘗表獻於宋

朝至今傳以爲著龜臣廼

獨挹遺書不忍湮沒於無

聞冒昧來獻將使徵信於

後代即不自揣敬用謄寫

上塵

陛下乙夜之覽儻或有取其一

得庶幾足發乎經學伏望
陛下渙發德音俯賜收納貯之
內閣以備昭代專經之說
頒之禮部以開天下諸生
之學則億兆臣民仰見
陛下右文之治皆顒顒然以興
起而通經學古之士將輩
出以效用矣雖先臣沒在
九泉感荷

皇恩錄用其言死且不朽而小
臣奉遺書以周旋自當誓
捐軀以圖報也爲此將臣

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每
部二十六冊正副二部共
五十二冊隨本親賚等因
奉

聖旨這所進書籍正本朕留覽
副本發禮部看詳回奏欽
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臣等詳看得直隸松江

府推官蔡存遠

進呈已故伊父所著易經蒙
引乞要頒示天下一節爲
照已故祭酒蔡清潛心易

學專意註疏平生精力所得盡在蒙引一書真足羽翼聖經開示後學臣等訪得天下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

都察院轉

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

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

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

遠邇就便利刊刻亦不至虛

廢國財矣緣係進呈遺書

及節該奉

欽依禮部看詳回奏事理未敢
擅便嘉靖八年九月二十
九日本部尚書李丕等具
題十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

此合咨貴院煩為轉行福
建提學副使照依本部題

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移
咨到院擬合就行為此合
行劄仰本司照依該部題

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提學副使各
欽遵查照施行等因依奉
備關前來煩照勘合備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畢日仍
希錄關司完報施行准此
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
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
驗備奉

閩 蔡清虞齋 著

欽依內事理即便選委易經教
官一員生員四名將易經
蒙引訂正明白發委建陽
縣書坊作速刊刻完備具

錄回報以憑施行毋得違
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蒙
此備帖到縣四各縣
送內事監司完報施行准此

易經蒙引卷之一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本國名在雍州境內岐山之陽蓋周始祖后稷封於郿
曾孫公劉遷邠至十三世孫太王乃遷於岐所謂岐周太王傳子
王季孫文王至曾孫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因用其國之故名以
為一代之名自古得天下者其代名率用故號如唐堯本唐侯也
虞則舜之氏也舜封伯禹於有夏湯之先世居商丘是皆其故號

閩 蔡清虛齋 著



易經 卷一

也。後世如秦并天下，亦只稱秦漢。則項羽王之漢中，曰漢王。又如曹魏司馬晉至宋齊梁陳，歷代皆以本封為一代之號。李唐則起自唐公趙宋，則因所領歸德軍為宋地，唯元別取易經乾元之義，不踵前代故事。至我朝用大明，實用元人之意也。看來元人之意，亦是蓋不以偏方之名名天下也。不可以為與古制異而非之。但其改號詔詞多出文人曲筆，有曰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以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大夏以殷中，則全非其實矣。此文人之所以不足貴也哉。

朝建號大明，詔旨獨不然，只曰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云。再不援古以証今氣象，殊光明。岐周即今鳳翔府，因文王時鳳鳴於岐山，故名鳳翔。唐肅宗即位於靈武，次于扶風郡，因改扶風為鳳翔。見有岐山縣，謂之岐者，以其山有兩岐。又謂之周者，岐山下地名也。故曰文王生於岐周。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變易在易有之，在實體亦有之。本是實體上物事，模寫入易中耳。本義主易言交易，從卦圖上着變易從著策上着造化之交易變易，具見於朱子小註。宜

詳玩之。予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
 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或曰：交易
 是對待之定體，如何見得他交處？曰：如天上地下相對也。則天氣
 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其實理固然矣。推之山澤雷
 風水火皆然，故山不得水不能生草木，鳥獸澤不得土不能生魚
 鱉蛟龍則相交之理亦昭然也。以至雷風則相益者也，水火則相
 濟者也，天地間蓋無一物不然。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
 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凡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內外上
 下剛柔文武以至庶物之雌雄牝牡，食味之酸醎涼熱等類，凡其

二者之對立，而其理之相須者，皆謂之交易也。雖至微之物亦各
 有箇面背，內外面背內外則相須而不可相無者也。是亦交易所
 在矣。故程子曰：天下無無對之物，易之交易即所以像乎此也。此
 理若實得於心而變通於事為之間，亦真可以手舞而足蹈也。愚
 謂若就逐卦六位言，則初陽而二陰三陽而四陰五陽而上陰是
 亦有對待之義。又以橫圖言，在兩儀則陽與陰對，在四象則太陽
 與太陰相對，少陰與少陽相對，在八卦則乾陽與坤陰相對，震陽
 與巽陰相對，艮陽與兌陰相對，坎陽與離陰相對。其在圓圖方圖
 皆然。又以卦之反對言之，則自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以下一一皆

有交易之義也。蓋此理無處無之。在易書皆然。朱子曰：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蓋卦爻之在圖書，初無變之可言。唯于占筮得卦之後，有九六七八之數。則九者變為七，六者變為八。於是有變易之義耳。大抵易有卦，有著有卦無著則易為無用，有著無卦則易為無體。交易大抵主卦爻言變易，大抵主著言。

朱子曰：陰陽做一箇者也得做二箇者也得做兩箇者只是分陰分陽兩儀。主焉做一箇者只是一箇消長。若專指流行者言，如寒暑只是一氣而分陰分陽，亦有兩儀象也。朱子此段之言，蓋專指

流行者

造化之交易。所謂分陰分陽，天地四方是其至明白易見者也。故天陽與地陰相對，南陽與北陰相對，東陽與西陰相對。交易則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也。故晝陽往而夜陰來，夜陰往而晝陽來。暑陽往則寒陰來，寒陰往則暑陽來。此氣數之相推者也。交易變易在造化，在易書俱要分合者。得方是如天地定位，合言之交易也。專就天言則有南極北極之分，專就地言則有南北高深之辨。此又分言之交易也。如晝夜之相推，合言之變易也。晝午前為陽，午後為陰，夜則子前為陰，子後為陽。此又分言之變易也。

至於易卦亦然。又交者亦有變。變者亦有交。交易者陰陽之質。其
之位也。變易者陰陽之氣。其相為消長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無不皆然。

交易者陰陽之相間。變易者陰陽之相因。交易即朱子原象贊中
所謂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者也。變易即贊所謂變易為用。時靜時
動者也。舉天地間物。物皆是易。不是變易。便是交易。二端之外。更
無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用一易字以該括之。而朱子又分為變
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也。嗚呼。盡之矣。一
雖然。動靜相生。而無端。故對待亦有肇於流行者。所謂體在天地。

後用起天地。先是也。流行亦有對待者。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陽極
而靜。靜而生陰。陰極復動者也。

以其簡裘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

簡竹板也。即汗青。謂之汗青者。竹以火汗之。則不蛀也。裘書衣也。
積簡而以韋貫其端。故曰韋編。其勢必為之衣。以包裹之。然後定
也。古者有青縑裘。或布裘。絹裘。簡裘。本重大。若通六十四卦。及計
多卦。文文字。總為一篇。是誠亦重大之甚。而不便於舉閱矣。故從
中斷。自咸恒以下。為下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
未濟。兩篇之分。實亦有不徒然者。且六十四卦。何以不以三十二

用濟體坎下用
笑又既離經合
為為為為為為
乾體為為為為

昔論春
遺論麟
謂此後
雖有一
向聖人
亦不書
矣即虛
齋先生
終坎離
之論
水生木
火剋金

卦為上經三十二卦為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何也先儒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道之始故下經首咸恒此本孔子序卦傳之意也至於下經之所以終既未濟者序卦傳亦自有明說矣但上經之終於坎離先儒雖未有論及者惠意乾坤者造化之本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坎為水陰也離為火陽也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者一陰一陽而已此即太極之陰靜陽動也凡單言水火便當陰陽便包五行使乾坤而無坎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上經之所以首乾坤而終坎離也歟觀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亦為有意又後天圖從

中起便是南離北坎純以坎離作用為主也下至參同契悟真篇醫方等書往往提掇箇坎離或水火二字亦足以明造化之不外此兩端矣上經首乾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未濟人物之始終備矣上經終於坎離其理最妙若再擇二卦以易之便不得如此之精意也此朱子感興詩所謂崑崙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者也與下經之終於既未濟實同一意何謂只言水火便該五行曰陽自天一生水為始而三生木以終之也陰自地二生火為始而四生金以終之也水實該木火實該

金土則寄居四行之中此猶只言仁義而該禮智信也

○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辨

此正經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則皆所以釋經者也傳字對經字言周易上經經字內着不得十傳蓋古易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各自為卷也以其皆所以釋經之義故於開卷之初輒用經字并及之

○中間爻為諸儒所亂

亂者凡二次復古亦二次漢費直初以彖象傳釋經總附於卦爻辭之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辭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

三彖曰彖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傳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

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晃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蓋上下篇卦爻辭合而為一上下繫辭傳亦合而為一上下彖傳一上下象傳一文言傳一說卦傳一序卦傳一雜卦傳一通為八卷至東萊呂氏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復古易而朱子本義所從者也太陽亦須無得太陽方是若讀為單音只作少

方音其言考古義曰象之異與在後若陽畫為已重也

七本儀極對書也

通為八卷至東萊呂氏以東為經二卷卦十卷是為卦古風西米

下張動一上下張動一文言動一語佳動一執佳動一驟佳動一

與入卷蓋上下款佳文轉合亦論一上下變轉動亦合亦論一上

與論令易野子極論非動林吳也甘蕭山吳論一論一論一論一

添曰張曰文言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三三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只實處便是一虛則二矣。乾一而實奇圓圍

三便見陽數奇矣

一或讀為單者非也。單只是少陽。若以易用九言一却是太陽所

謂重也。縱不專指太陽亦須無得太陽方是。若讀為單音只作少

陽看矣。當考筮儀四象之異處。筮儀老陽畫為口重也。少陰畫為

一拆也。少陽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X交也。至今凡占卜者皆用

之不知始於何人。一既不可讀為單。然則一亦不可讀為拆矣。今

以道
不陽陰
陽不過
奇耦虛
定盡之
故首詳
其蘊

人樂誤以讀之也。不如讀一者為奇音，讀一者為耦音，較無病也。

已。乾者健也。陽之性也。蓋天地間凡陽皆動動而有常見陽性健也。

胡氏曰：一者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從理

上說。

伏羲仰觀俯察云：一陰一陽之象。天地間不外乎陰陽之數。不

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天陽也。何以見其奇。蓋天之形包乎地

之外。一而實者也。故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蓋地之為地。盡能

容載乎天之氣。以養育乎萬物。二而虛者也。故為耦。又以在天之

日月言之。日則本體自明。且萬古常盈而不虧。一而實奇也。月本

體虛。常受日之光。以為光。且有盈有虧。亦二而虛耦也。又以地之

山水言之。如水。其體虛也。故投之以物。則隨而沒入。有耦象焉。山

之視水。則其體實矣。非掘不入。故雖只是地之隆起者。然以對水

看。則亦可象矣。

或曰：水能載舟。萬物投之俱不沒。何謂其虛。曰：投以實物。無不沒

入者。本性虛。故不沒。非惟木也。雖瓦石作巨物。而虛其中。以置之

水。亦不沒入。蓋受實而不受虛也。嘗有以瑪瑙碗置水面。不沉者。

唯其中虛為陽氣所聚。故也。今以銀錫為罌。盞置水上。亦自不沉。

唯其中虛為陽氣所聚。故也。今以銀錫為罌。盞置水上。亦自不沉。

潮為朝
汐為夕

或曰陽實陰虛今乃以虛為陽何與曰以質而言則實者為陽虛者為陰厚薄之分也以氣而言則中虛者為陽中實者為陰輕清重濁之分也
以日言之午前半日為陽午後半日為陰以月言之望以前一半為陽望以後一半為陰以山言之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山面為陽山背為陰如禹貢所謂岷山之陽與所謂至於華陰是也如海之水則潮為陽汐為陰如江河之水上流為陽下流為陰又凡奔流者為陽停滯者為陰亦各有陰陽也今淮安府有山陽縣紹興府有山陰縣又湖廣有漢陽漢陰則以水分也且陰陽之分在人

在物無不有之如人之男女男陽而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所謂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而人身之血氣其界分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脈法左右手寸關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左寸部輕按診心重按診小腸左關輕按是肝重按是膽無往而無箇陰陽之別雖一草一木之微其所以為形氣性味者亦莫不分陰分陽故官桂味本辛熱然用枝則氣薄而開表用肉則生溫而補腎若紫蘓主下氣開胃然煮飲之則除毒真子則又安喘嗽為用不同者以其性味自有別也此皆是一分為二之理可見無物無對不是陰便是陽陽

便變陰。陰便變陽。豈非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耶。以上皆以交易者言。對待之陰陽也。今更以變易者言之。如氣序之流行。甲午為陽。乙未為陰也。在一年中。春夏又為陽。秋冬又為陰也。自春夏言之。春又為陽。夏又為陰。自春一令言之。自立春至春分以前。又為陽。自春分之後。至立夏之前。又為陰。餘皆以此類推之。雖一箇時辰。亦分上下四刻。雖一息之微。亦分一噓一吸。凡此類。非只是苟且分計。各有配屬而已。其理數之際。各以類分。至微至妙。有不容以毫髮謬亂者。故聖賢謹而辨之。如象之膽。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猫之目。精則隨十二辰而變。其理數之微妙。有不可盡究詰者。

奇者。兼乎耦者也。耦者。分奇之半者也。如舉日則包夜。奇也。夜三得日之半。耦也。朱子謂天地間。只是一箇陽氣。下截便是陰。陽全陰半。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蓋以下截對前一截看。則有耦象矣。此以氣言者也。若從此節節推去。每一分為二。亦自是生生之數。問陽進陰退。就造化人事言之。則如何。曰。春夏氣之噓。秋冬氣之吸。吸則退。藏矣。又如人身四十以前。日向於壯。進數也。四十以後。日浸以衰。退數也。然又須知陽全而陰半。陽無終盡之理也。而陰

只是陽截後一半如今之和尚雖年八十而猶剃髮蓋髮常長也
但比四十年前不同耳

橫圖六十四卦總是兩儀界內截作六十四段只為要下次分明
姑更畫出上面來耳以實體言則所生之子只在母腹之中若以
卦畫言則所生之子不免在母腹之外

橫圖純陽純陰所以獨在兩頭者蓋初畫之始右邊為陽左邊為
陰耳再畫出時又右陽而左陰三畫時又右陽而左陰右邊節節
得陽則積而為純陽其次則雜乎陽矣右邊節節得陰則積而為
純陰其次則雜乎陰矣此乾坤二卦所以獨居兩頭而兌離震艮

坎艮皆圖其中也

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
加八卦者只是以象此陰陽之生生不已也朱子曰陽氣只是六
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愚謂此卦之所以有六
畫也其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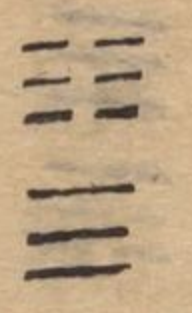
此事造化如人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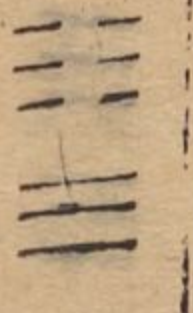
復

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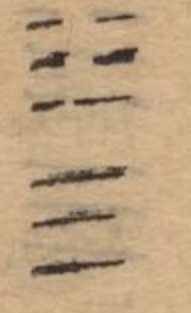
臨

寅



泰

卯



大壯

辰 三三三

六

巳 三三三

乾

午 三三三

姤

未 三三三

遯

申 三三三

否

酉 三三三

觀

戌 三三三

剝

亥 三三三

坤

成形之大者為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可見不可說。

乾坤當天地者，凡至健者皆為乾，凡至順者皆為坤。此乾坤所以
凡應萬人之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為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
坤義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
為之資，而物莫之阻。况乾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為大通也。
凡萬物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面許多言語皆
在其中。天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至
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何謂天之四德，一

大通至正之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即此可知何謂聖人之四德亦一大通至正之道。曰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即此可見。

尋常盡說易大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自今觀之，卦爻辭何處是說性命，殊不知有形而下之器，便有形而上之道。有至著之象，便有至微之理。如乾元亨利貞，便是從乾道大通而至正上來。坤利牝馬之貞，便是從陽全陰半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上來。此豈不是性命耶？是以學須見到天人合一處。

利在正固，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

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如此說貞字之義，乃盡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謂須善為之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元亨而必利貞也。

易雖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無不效。昔晉何晏聞管輅明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請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輅告之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弗履，則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夷。按輅以易數名，而其

言如此是知以道義配禍福者矣。當老莊虛浮之世而有如此等人物亦豪傑之士哉。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功用亦大矣。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不善者則能凶其吉。愚故錄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颺又嘗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斯蓋真知易之廣大而悉備隨時隨處隨物無往而不在不可以指摘而言也。何也。夫易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學者但能任理以應事動靜不失時則何往而非易。故邵子曰孟子善用易而七篇中未嘗一言及易也。程子曰易學後來曾子子夏然曾到上面然曾子子夏之言傳於後世者亦未嘗有一言及易。學者於此可以加思索工夫矣。○本義所謂保其終不可說是保得元亨蓋元亨只是許他去做此事言無所阻礙而已未見有成功處有何可保語錄有知其大通却守其至正以俟之之說此句恐有誤字或未定之說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專指文王繫辭言不兼伏羲言文勢是如此理亦是如此。看精意二字正指卦辭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要之文王之辭亦所以發伏羲之蘊也。開物成務之精意如初占得乾時知其元亨且利貞此是開物也。

從此去做事既元亨又利於貞便是成務矣或謂開物以元亨言成務以利貞言此說新巧理則不通必若其說他卦有專言利貞者是無以開物矣又有專言元亨者是無以成務矣只看大傳所謂開物成務者語意如何

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樣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

或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只是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通而至正之象占者

卜筮之精至於如此併可無卜筮矣

於其人何所發耶蓋鬼神所告之意殆謂上離為日君象也今離變為坎天上之日為月所掩是君德為陰邪所蔽而失其明也此謂人主脩德以弭之而修德之道必如需之內有孚而光亨而外又事事以正則吉矣由是天災可弭世難可夷是謂利涉乎大川也大川既涉大難既平則復為大有之元亨矣茲豈無預於卦辭耶信所謂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大抵盈天地間無處無陰陽二氣陰陽之良知即其靈也有感必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斷亦非偶然者

人於卜筮之際似乎有神明司之者嘗聞宋高宗微行遇善卜者

謝石以杖於土上畫一字令相之石思曰土上加一成王字殆非
凡人耶疑信間令再出一字高宗乃作問字筆勢兩直飛開石曰
左者是君字右者是君字非主上無此術矣遂拜伏帝歸召而官
之一日寫春字命相之其上半體墨重石曰春頭太重壓日無光
時秦檜專權秦字春頭也日君象也檜聞其言以為為已發恨之
求其罪竄遠州遭遇一女子名能拆字卜石書謝字令相曰不過
一術士耳是寸言中立身也更令相石字曰逢皮則破逢卒則碎
蓋押石之卒即皮姓石竟終賤所如此者豈非神運其筆動中肯
蔡字斷非偶然也凡今卜筮每每有奇中者實皆神之所運也有
其誠則有其神矣

參義曰乾之為卦至大矣而其占辭之畧何也曰辭之畧者此其
所以為大也諸卦之言亨也有曰元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
事亨者矣而乾乃獨曰元亨則無往而不大亨也諸卦之言貞也
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
曰利貞則無往而不利於正也非元亨利貞字大乃乾字大也
愚謂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
一言以蔽之者也此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試觀一易卦文中凡
貞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貞則凶害反為吉利不貞

則吉利反為凶害。又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理則自貞中來也。凡言凶害者，雖無不貞字，理則自不貞中來也。學易者要須識得。

初九潛龍勿用

凡畫卦者自下而上，不只是作易聖人然也。凡眾人占卦者之畫卦時，然其自下而上，則所以象氣之消息及物之生生也。蓋天地之間，只有氣與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之類，可見氣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者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而泰，以至於乾，有始而遯而否，以至於坤，此其象之至著者也。

陽數九為老，七為少，主著策言，然其起之所由起，則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凡數之始只是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二而起，所謂三三為九，二二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陰陽象數決然有不可易者，故九六七八等字最重。且河圖水居北，其數成於六，故雪花便六出，以此見兩顛亦是六，但以其融液不凝結，不得而證耳。如龜之文中五行次八卦次二十四氣箇箇如此，鯉魚之背脊鱗六六三十六，豈有一毫謬亂哉。老變而少不變，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

開到透時便須謝落人到老時便有死期矣。自造化言寒到極處然後變為暑暑到極處然後變為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也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易占其變故謂陽爻為九不謂七也。

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為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為老陰。

問一、二、三、四、五皆數也而獨用六、七、八、九何歟。曰河圖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位其本身也數其作用也造化生成萬物皆其作用處故易中只用六、七、八、九亦造化之自然。

非人所能為也。夫一連九為十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各為十此豈人之所能為哉。人為者斯有窒而不合泥而不通者矣。

六爻之在圖與書初無變之可言下不得九六字九六著策之變數也。

今占卦如五變皆九一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者多也。八六放此周公本就各爻係辭因奇耦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畫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因本其所以然作圖于左。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或躍在淵无咎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見龍在田潜龍利見大人勿用

龍純陽之物也故極其輕清而能變化純乾之陽自與他卦不同蓋龍物之靈變不可測者也

初九潜龍勿用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或時當謹密也

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爻之時與本爻時位又或兼取應爻或有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乘承應與時位兼全者有僅兼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為眾爻之主者則兼及眾爻大都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言爻才而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於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字則兼得才字

易本義立象占二字盡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著卦者易之體著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只安於程傳之

成說也

邵子平日欲把一部易數傳與二程二程全不問他邵子亦不曾與他說所以伊川後來作易傳於象數上畧了只據胸中所得之義理來解說朱子服其理到但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為之註而自名曰本義便見程傳之說未為本義矣本義字字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卦六五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大抵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改繫易雖有謬為之亦不足以開物

而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後世所以必其為周公也歟然在當時未必周公之外更無此心胞者今據馬融陸績等以為爻辭出於周公不知馬融陸績之說果何所據又按大傳曰於稽其類其哀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繫辭是繫辭也而本文則斷歸文王蓋別有據也或曰亦只是據史記云耳然史記出於謬傳臆說者最多况其本文亦曰其因黃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之一字迂似未敢實言也且其益八卦為六十四卦之說今亦不之憑矣或謂孔子所以疑其出於文王者蓋在自我西郊一句上來以理

此等處
似不必
然先輩
極物窮
理初非
為提給
計也

度之文王既繫了卦辭不應獨缺了爻辭不繫直候周公後自來足成之且周公未繫爻辭之前天下之人若占得爻者不知何所取決乎文王獨不為慮及此是可疑也

唐王績著負荊者傳以為文王繫辭不言其繫卦辭似是連爻辭俱歸諸文王者然以為爻辭亦文王所繫則箕子明夷之類有不通矣王績所傳尚欠分曉也

易經卦爻辭雖未必是文王周公之所作其亦聖人之徒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體而言則剛也兼用而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

也中則無不正矣蓋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從九字上者中正從二字上者下句出潛離隱亦從二字上者二是位也出潛承潛龍而言離隱以出潛之義言

澤及於物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則亦有雲雨之被於物者矣

剛健中正以德言出潛離隱以時言此之所謂剛健中正即文言所謂龍德也此之所謂出潛離隱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之中正

與文言正中全不同

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

見龍在田還是伊傳之傳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於物

而為物所利見乎其曰九二未得大人之位者言未得在上之位

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天下文明非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

孟畢竟皆是卒老於行者安得天下文明而為見龍也

按朱子語類文言九二條有曰九二却恰好其他已能及人矣又

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其下文又云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

了只得乾乾惕厲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實居下

僚之上而攝天子之事正為危地而當惕厲時也似與九二伊傳

之說自不相妨蓋一則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居乎危疑之地

言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夕字對終日言只是晝也夕是日沒之候乾乾之義亦健也自強

不息之意不然則頽墮放弛矣故總之曰夕惕若言終日乾乾雖

至夕其心猶不放下也

重剛不中重剛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

居下之上，則有重責在身，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不慎也。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曰：乃危也。危地，或專指居下之上者，亦帶上一句，蓋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未成其為危也。

厲无咎，既无咎，則不厲矣。本義：惕厲之厲，與文辭厲字，死活不同。故語錄云：厲无咎是一句。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既當懷乾乾惕厲之心，且性體剛健，又有乾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象以戒占者曰：云云。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

敢肆矣，信乎其无咎也。

本義重剛三句
一氣讀
似專主
任引此
足以破

重剛不中以取危者，此九三也。性體剛健，能乾乾惕厲者，亦此九三也。如晉周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嘗問父老曰：今歲豐人樂否？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害。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斬蛟，自厲志好學，為善卒為晉名臣。此可見過剛不中，亦此人也。

乾乾惕厲，亦此人也。此文大意謂：人能以危道處危地，則終於不危矣。此純是占然，亦自有象在。故本義推出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云所謂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在，然理却在貞中來者，此類是也。

乾以惕厲无咎。震以恐懼致福。盖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不易之理也。

一說易中之爻義以得中為安。如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渙剛來而不窮之類是也。故三居下之上為危地。然據朱子語類九二條云。九三居下之上位也。高了所以只得憂懼。則此說又不合矣。大抵舊說為正。且合此卦位有隱顯之義。

就九三重剛不中。還就性體上說。為是如蹇之剛得中也。渙之剛來而不窮。都是就性體上說。他有得安之理。固非以得中為得地。不窮謂不危也。

先儒又謂九三人位。非龍之可據。故言君子此又不通之論也。以此卦九四觀之。四亦人位也。而曰或躍在淵。躍淵非龍。而何以九二九五言之曰利見大人。亦非人位也。盖聖人下筆如化。上因物付形。如初可象龍之潛。二可象龍之見。至三之惕於龍。有難於取象者。則又就人事上直說。至四五上有可象者。則又象以躍飛亢。何妨如蒙卦六爻皆言蒙。至六三則不拘。剝卦六爻皆言剝。於六五則不拘。又如坤卦純陰而上。龍戰豈可為典要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此一句最難者。或說是就繫爻聖人而言。非

也。疑而未定者四也。四自或。聖人乃從而或之耳。謂之或躍猶云欲躍。故文言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豈不是九四自疑如云：吾將仕矣之意。

本義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龍在淵，一躍即升天得水，故也。若在田，則勢反有難者，西北方但可種五穀之地，皆謂之田。不若南方人指有水種稻者為田也。此田縱有水，亦甚淺。如今大禽鳥若在小天井裡，便難以騰身，此雖非所以論龍，然理亦彷彿是如此。

三四之高下當於見躍二字別之，不可泥田與淵。

躍本是起，或躍則未便起也。夫四居二之上，今二曰在田，四曰在淵，淵反下於田，不稱其位之高下何也。曰：據田與淵言，則淵若下於田，據躍與見言，則躍淵為高於在田矣。蓋謂之見，則其勢已定，謂之躍，則其勢方興。故本義云：或躍在淵而起，則向乎天矣。此文當重在或字上，在淵猶云于淵耳。雲峯謂或者審之於進，在者安於退，此恐未然。蓋進退未定之時，或字上都有了，在字宜輕着。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其曰或躍在淵，即是或躍于淵耳。故曰：重在或字。九陽志於進，四陰則不果於進，居上可進，居上之下則疑於未可進，故曰：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九陽四陰本是

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是可疑之地。下文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亦須無此意，不可專承居上之下說。若不是九陽四陰，則雖當疑而不能疑矣。以此証之，九三爻為危地也，亦當無重剛不中而不專承以居下之上說無疑。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于躁進，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爻至九五，盛之極也。善之至矣。至此宜為亢矣。日中則昃，月盈則蝕，自人家言之，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亦盛極而衰也。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於此，進之極也。極則變矣，故動必有悔。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本文著箇動字，悔是動處，悔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日而歸，相郢，其庶幾乎非苟知之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據朱子本義，謂陽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群龍无首吉，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故本義下箇因字，用九以此卦。

亢亦是
動處
動何
見其
善動
何從
得亢
乎

老變而
少不變
用九則
自有无
首之象
矣

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必綴之六爻之後者，蓋道其所以然，而總承之也。此文本義，愚竊有疑。蓋據周公於乾六爻之後，方著出用九二字，似當指六爻皆九者言。况其辭云：見群龍无首，吉。則分明是說六爻皆用九者道理矣。又據孔子象傳及文言傳節節皆是，至六爻用九者言，但本義不主此說。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下，又當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愚謂自初九至上九爻之變也，末乃綴之以用九者，總六爻之變也。而本義之意不然。姑闕此疑。愚謂用九二字，綴在初九至上九之後，明是指六爻皆用九者言。

龍非无
首只是
見其如
此耳

故於用九二字上，看得有見群龍无首之象。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四字無一字不自初九二字出也。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亦無一字不自九二二字出也。今以用九為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却又因繫以此卦六爻皆變者之占辭，實是氣勢隔越。况象傳及文言悉以用九二字當見群龍无首，亦可見矣。本義若要明通例，盡於初九之下明之，是亦可疑。見群龍无首，此語最有斟酌，不言无首，不見其為變，只言无首，又不見其本為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用柔也。見字與見，承負塗者畧同，彷彿之辭，無是實事。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末述其所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遠好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于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於祀類敢諫捐軀盡節可殺而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不義托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善觀易者必觀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或得或失或吉或凶皆可以類推不知剛柔之用不足以言易也。愚按此說本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

為陽之類亦有相發明者且其所關涉甚大也故備錄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做此此數句須安頓在何處且本文初無傳字本義何以如此云。讀者當思之。蓋古易經自經傳自傳元不相混但未得見古易元本耳以意義度之此數處大抵當先立彖上傳三字如周易上經四字例乃附其下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做此然後提起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去了彖曰二字不用即附其下云此專以天道明乾

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散明之云云其象傳亦當如此例且
象曰象曰字全不可曉象本指文王所繫之卦辭今乃於孔子所
釋卦辭之上加之以象曰象本指周公所繫之爻辭今乃於孔子
所釋爻辭之上加之以象曰何也此今易之所以失而古易之所
以不可不復也愚嘗竊謂易經大全及今所刊行本義俱欠更張
蓋自國初諸老收大全時偶失權度而學者至今多不知有古易
矣主司以此而搭題士子依之而綴文殊未安也
象象二字之義今之解者皆曰象辭也象像也相承一律不復究
其所以然以為如此解過亦可已矣縱有別說明訓亦作大義所

於此可
見先革
讀書用
心處
以象為
象走悅
有開舒
發揚之
義固發
前人之
所畧然
能發舒
者不獨
一象何
以必取
于此愚
意凡數
之中惟

謂故皆畧之然古人通言必察况大易卦爻辭所以立名之義乎
愚嘗考之直音象字註曰象走悅也蓋象走而悅則頭昂唇仰而
毛刺聳豎有開舒發揚之意又韻學集成及爾雅所解與此畧同
皆有開舒發揚而無藏匿之意夫卦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其所以
發揚卦蘊而開示乎人者固無所不盡也故曰知者觀其象辭則
思過半矣聖人以象名之豈徒然哉象之為物本草言其身備百
萬肉皆有分數又曰象以十二種肉配十二辰膽不附肝隨月在
諸肉間則其為物固亦近於得天地之全氣者而又有與時偕行
之義焉爻言其變且廣大悉備而不可為典要象其近也矣聖人

承靜伏之時多
獨取象者淨母
亦有田動而靜
之意乎

取其字以明文辭者又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此而義前人既畧
之患今亦未敢必其然然二字實皆數名聖人之繫卦文辭於數
千萬字中獨摘此二字以為之名且兩義一類謂其全無所取不
可也謂其不知二字之為數名亦不可也故獨筆所疑以俟後之
人可否之其曰彖斷也象像也此意固未大失但乃後人衍其義
而云爾如能字本亦數名也能多才力後人因以才義用之正猶
彖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後人因解彖為斷也若孔子所謂象也者
象也又言象也者像此者也只著箇也者字便覺活法矣非正解
其義也如曰彖者材也亦遂以材字為彖之正義乎而或者不察

又謬以孔子像也之言藉口愚故未敢和然以為是也又古人有
以禱祝名史者禱祝亦數名也後人有以元龜名書曰元龜亦
類也此與彖象二字取義之意何異然則彖象之說未可忽也
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曰天德之始終何謂天道何謂天德
大抵天道對地道等言天德只是乾本身言言德字切而約道字
虛而廣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味此句意可見彖傳純主天道其言
聖人四德特用以配乾耳曰專者乾一字所該尚廣天特其成形
之大者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此之字指乾蓋乾之所
以為乾者四端而已矣乾天之性情性情不外乎四德之序若不

指乾則是謂孔子以四德發明占辭四字之意矣似不相涉一說此四字雖以四德言然於所謂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其義則歸於同但就人事之占言則為大亨而利於正統天之四德言則為大始也亨嘉也物各得其宜也各正而固也猶坤之安貞本義云安者順之為也貞者健之守也故只以人事言則為安于正以地德言則為安而且貞其理固自相通也天地間物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是如此有生之後當然之序亦如此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原無始字義也此以有萬物資始一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于萬

物資始處見也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

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而萬物則從何處而資之以為始耶曰此問甚善此理甚妙蓋天之四德默運於冥漠之間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惟其機之所動耳所以然者以物物各具一太極蓋自其向日成始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渾淪全具而所以為來日之元亨利貞者悉已該載於其中而無遺矣其來日之元亨利貞者不過只是應天之時而行耳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

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機之所伏也故其機發動之時一

改滋濕之氣是得於乾之元至其露生之時則得於乾之亨既而
得其利而向於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
物固莫之能為也而天亦莫之為也總是統體一元之氣流行貫
通而無間然者也不然天雖不物物而雕之亦當一一而取之然
而天亦當一一而應之而造化亦勞矣亦當有時而息矣豈所謂
天道無心而成化也哉豈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道也哉
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云也萬物之生長收藏萬物隨帝以出入
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徃徃於物上觀之
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

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處
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

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即
所謂四德之循環而無間者也其曰元統天者亦曰統動之端而
言耳

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

又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氣中
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着也得有是氣則
理便具愚按所謂未涉於氣底四德終未可曉耳一箇四德豈容

子所
謂未涉
于氣底
四德蓋
指仁義

禮智之性也。就氣上着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是也。

大地綱緇男女構精正類推

分理氣兩端姑記所疑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喚起下文之辭品物與萬物不同言萬物則飛潛動植之類無不該品物只是植物指百果草木也若飛潛蠢動之類豈必皆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耶且上句方言萬物資始此即改萬物為品物用字信不苟矣坤之品物咸亨始之品物成章類指植物聖人指以植物言亨者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耳學易尚當推類以盡其餘

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資始例者其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那內面乾德之亨的道理在雖有雲雨之施潤亦無從而流其形矣

品物流形謂乾之亨何如曰自品物觀之向者乾元資始之時僅有其氣而猶未有其形也坤元資生之時始有形而猶未流其形也至是則品物得雲雨之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不已出出不窮矣此可見乾之亨也流字下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品物露出形質便從此迤邐生去如一枝草既有箇芽便發枝發葉抽心抽萼自然續續出來故曰流形也凡言流者俱是流行

卷一

三十四

三十三

不滯之意此即是亨通處

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這裡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叅義曰雲行雨施猶所謂神氣風霆也品物流形猶所謂庶物露生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條時之一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耳六位時成則是見得卦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飛充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節之大旨也

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朱子下此二句明孔子之所以以終字居始字之上者良有以也

大明乾道之終始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箇終始其中便有箇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聖人則於天地間此理無不曉暢到底無一之或遺非專止是曉得天之四德循環而已也

或曰但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其餘皆不外乎此理矣此說亦通終不如前說之周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則見此六位其為潛為見等箇箇都是見成的全無假些兒尋覓之功此理最妙要信

得及六位時成可就潛見惕躍飛亢字出蓋潛見等字正從位上說不繫於九字孔子作彖傳時已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名矣亢雖有悔合群龍而言亦槩作好者蓋聖人之所乘便為亢而不亢也一說未說到潛見惕躍飛亢處且據位說初二三四五上皆有自然之次第一定之卑高雖假於聖人之手其實非聖人能為之時也然此六位似當專主乾卦六位既只是乾卦六位便有潛見惕躍飛亢之義在矣蓋就時成言則當曰六位就時乘言則當曰六龍成者六位自成乘者聖人乘之初位在下便當為潛二既出潛便當為見三既居下之上便當為

惕云是皆自然而成者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時成一說乾卦所以象乾道以乾道言則為四德以乾卦言則為六位故小註云初九至九二之半為元九二之半至九三所謂亨也九四至九五之半為利九五之半至上九所謂貞也似不可非且朱子又曰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又曰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朱子主四德言亦明矣此更且詳之不可獨任已見愚謂此說終是可疑朱子著本義時若果猶主此說則此義人所未易曉者當以入之本義矣其可畧乎如繫辭傳於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則明為初二為

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而今本義寂無此意蓋前說特一時之論耳又按朱子語類述此皆分註書之蓋記者箋解之詞義可見其非朱子之定說也今大全刻本却將此分註之言混刻在上了又按朱子小註謂潛見飛躍之以時皆四德之流行者亦尚可疑蓋乾道四德固是流行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也若聖人之時乘六龍以御天豈必皆潛而復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只是六者之時出耳既曰以時而出則或有終日是潛而不見者或見而居潛之先者亦有終日是惕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先者豈得拘於四德之流行哉故愚意其出於傳錄者之誤也

惟時之一字則是正義謂之乘者因龍字在也御者如御車之御故曰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

乘此六陽以行天道天道自聖人而行也所謂聖人便是天聖人非天其道則天也此天道與上文乾道不同上文乾道是造化的此天道是聖人的御天者天道在其所御也明其能行天道也不可以行字當御字凡御車亦以行夫車也御以行之也車無御者莫行也聖人之元亨只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一句上此六龍全是說有位聖人事蓋聖人雖在天子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密處此便是時潛

而潛、或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於兢兢業業、思患預防、處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時而動、處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貢之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舜禪禹之時、與夫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乘六龍便是御天、夫謂之乘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駕馭乎乾之六龍、而乾之六龍則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皇極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

乘龍御天只是時中、堯舜所謂允執厥中也、

本義上言乾道者、起下文卦字及避下文天道字也、下言行天道、不曰乾道者、天道自聖人身上言、又避上文乾道字也、各有攸當、又如坤卦本義上云、柔順利貞、坤之德也、下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各就本文取字用也、

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的、不是天下的、若到利貞之時、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是聖人功業之結果、成就處、故為聖人之利貞也、

六合間惟天地與聖人為大、故乾卦彖傳釋曰、德便以聖人配天、

道言之。頤卦則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咸卦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則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至於始於節等卦，皆然大槩生萬物者，天地也；參天地者，聖人也。易之六位，本以天地人三才並立。聖人則盡人道者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占。

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物，猶乾道之變化也。亦將以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亦將以萬國咸寧止為聖人之貞而

利貞
與四
不悖

不兼利意乎？愚意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太和乎？且本義上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而本義下面之所以不分貼利貞者，豈非以此二句意已顯，故耶？或曰：有生之初，似非指利時而言。蓋資始時事也。曰非也。此對下句已生之後言之，則亦為有生之初矣。正所謂向於實者也。

或據先儒謂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

遂介然謂各正為得其理保合為全其氣此於理氣之辨疎矣蓋
實未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
耳大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正必
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之性命之後則確乎其有不可移者矣
聖筆一字之間夫豈苟哉而本義所謂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
者亦可見其非少了太和二字也
各正性命獨於利貞時言之則須於正字看○得○重○方○是○彼○元○亨○時
萬物雖已各具生理猶未可遽謂之正也○正者所謂物各得宜不
相妨害之意而本義只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似於正字看○得

稍輕者以是對下句全於已生之後言不得不少有輕重也
本義曰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又曰各得
其性命以自全兩箇得字與全字正好認全者全其所得者也
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不待利貞時也殊不知各正
性命正是成性時節若夫資始流形猶是總善境界但以與保合
太和對看則各正性命猶居前一步故本義以為得於有生之初
也

利貞者共宗同事者也利則向於實貞則實之成豈非共宗同事
者耶故彖傳不復分拆若元亨則元為天德之大始而統天者故

單言元而亨則不得不單言矣。至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亦獨舉元以該亨。又可見元為統天之德。而在所宜單舉矣。

通書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只言各正性命，則該了保合太和矣。然朱子註云：曰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還亦只見得是得於有生之初者何也。蓋通書本文是說天與人物一賦一受之交，接處說也。故窮竟到保合太和處，然理則定已該了。

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明是各正在先。保合在後。蓋利貞二者，雖曰同宗共事，然與元亨並列為四德，則二者自須有別。不可謂

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無有利在。故要分看。得端的方是各正。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殺。迨至生意飽足，無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太和也。

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此陰陽就物言，無一物無陰陽。其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無此物矣。雖至微之物，亦無少欠缺者。所謂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

或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是謂向日得於有生之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全於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太和之後耶。宜以下節利貞者性情也。照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此是本義定說。若化而裁之。謂之變。則以化為漸。變為成。與此不同。小註亦有兩說。只取一說之合本義者可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正月初一日。漸漸變至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一。則前正月一月成而化也。中庸變則化。亦是以變為漸。以化為成。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諺所謂氣候相催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學進脩錄以首出庶物。無德與位而言。據本義云。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則首出庶物。一句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二字內。首

出庶物。正是在上之義。中庸註曰。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聖人主德。言明矣。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繫亦非輕。聖人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化及物矣。此理之必然者。故云如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擁虛位而已哉。文字中亦要足此意。

聖人四德。須合彖傳兩節意而貫之。若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萬國咸寧。則聖人之元亨利貞。昭然矣。正所謂得天。行天道而致太平者也。

彖傳當以天道為主。觀本義於乾之元。則曰。首釋元義。於亨。則曰。此釋乾之亨。於利貞。則曰。以釋利貞之義。其於聖人四德。處則皆

只曰言可見彖傳之意自有輕重

本義云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猶專就植物言亦取其易見耳彖傳言品物流形是此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此總作一句讀卦之上下兩象數字為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數字為小象言本義云今人多辭不通蓋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上乾下

乾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之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辭也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體言二體各一象也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者以兩象包有六爻其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逐節之義故并謂之象也

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冰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有六十四卦名之象也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

易經
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因見得天行之健然不止以日計也若
云今歲一周而明歲又一周亦可本義特舉其大意而已
非至健不能也味此一句正合程子所謂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
息做健者然則不息意在天行字內然又須以地勢坤來對者不
必十分分析故曰健兼用言則有體在矣
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字與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之以字同言其
能用也不必做方去體易說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
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哉皆失其旨矣
不可分自強體下乾不息體上乾天行健三字已自不分上下體

了蓋是合上下體而謂之天行健也故自強則不息一息則非
矣自強不息乃所以全天德之剛乃所以體天行之健強也健也
剛也一也故不宜分

或謂君子法天行之健處工夫全在以字上而自強不息乃其成
效也此說未是自強不息正所以法天行之健也諸卦例皆然其
本義謂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乃推原所以能自
強不息處明人之不能自強不息者人欲害之也猶孟子集註所
謂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大學章句所謂心無愧怍則廣大
寬平而體常舒泰者要知先儒用意以覺來學處不必遽以填入

本文也。

自強不息四字一串意。猶云至公無私。健而無息耳。原孔子之意。只是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無一層工夫。一層效驗之意。工夫之云。自是朱子教人意也。

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強不息者。在我之乾也。而天人相當矣。諸卦放此。

自強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以下。又是人事中六十四卦象也。

究竟君子自強不息之實。亦不外乎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已。四德何所不該。此便是全其天德之剛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以陽文言。不必謂陽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施字。程傳本義。俱無音註。宜作平聲讀。蓋中庸所謂德之所施者。博也。依程傳云。德化及物。其施已普。則讀作去聲。似亦通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字。輕本義云。重複踐行之意。蓋是解貼出反覆二字之義。如此。

不可認作反復乎道也。程傳及諸儒之說終未可知。或疑踐行二字無歸着非也。反復有來來去去之意。又復豕曰反復其道。此道字俱不可認作道德字說。即此是證也。此言所謂終日乾乾者。只是箇反復道也。蓋反復二字有去去來來不自休廢之意。所謂往來于懷亦此意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惟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進无咎也。

一說九四離下而上。可進之意居多。但由在上之下。故不必進也。

必字重

今日進无咎。孔子許其進矣。此說亦似好聽。但於理似有碍。孔子何為獨許其進。周公何為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周則孔子失於迫促。笑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於疑。笑大抵進无咎也。一句是承或躍在淵言。非決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言不可以剛為主也。

此為首之首字。與文辭无首之首不同。无首以象言。首尾之首也。此首字只是先字義。文辭首字初無先字意也。

天德不可為首也。天字要着得重。蓋剛者天德也。柔者地德也。天

道不可為首言。須用坤德以濟之也。蓋六陽過盛了。故六陽皆變而吉。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物字廣說。如與眾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遂便是為物先。

註有曰。為天下先者。亦不是專就人君說。君子之於天下也。豈皆指人君用九本義說得意自廣。至文言方專就聖人與君道說。暴勝之云。允為吏。太剛則折。亦此意也。

君子自強不息。亦不過全其天德之剛。且如何。又以為不可為物先。蓋天德之剛。乃專言之天德也。專言者。舉其全體。固自無所不。

該矣。故貴於自強不息之剛。天德不可為首。則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柔順而言。只是一邊道理耳。故不可為物先。此天德猶云陽德也。

天德不可為首也。只是剛健中正道理。中正便有和柔在。如九三。重剛不中。便有危道。故此云不可為首也。

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天行以下。本是大象之傳。潛龍以下。本是小象之傳。非大象小象也。此云先儒謂之大象。謂之小象者。明其為世俗論也。在朱子必不首稱大象。

小象名目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曰三字亦鄭玄王弼所加者但孔氏之舊標題有文言二字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釋之矣然猶以為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蘊也文言二字之義猶後世所謂釋文也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蓋彖傳象傳已釋其言矣此篇又申釋其言也一說文言總指卦爻辭言此則其傳也以前面分卦爻辭而傳之此則統而傳之猶繫辭傳之不附於經也如此說方用得傳字或

曰然則說卦雜卦亦其據前人所說所雜者而傳之乎曰天地定位之類豈非前人所已說者乎今則錄以為傳六十四卦之雜對皆已定於前人矣故孔子傳以垂世看來此說似長○蓋元亨利貞此四字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無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四段話其實只是推原

意謂行
使是用
不必以
身世分
體用也

在人○之○元○所○以○為○善○之○長○云○故○連○天○地○之○德○俱○說○在○非○惟○可○見○
天○人○一○理○而○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生○物○之○通○生○物○之○遂○
生○物○之○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萬○物○之○理○皆○然○也○如○人○之○仁○其○理○
即○是○生○物○之○始○人○之○禮○其○理○即○是○生○物○之○通○人○之○義○其○理○即○是○生○
物○之○遂○人○之○智○其○理○即○是○生○物○之○成○此○段○已○盡○包○含○其○意○了○下○段○
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云○乃○其○分○之○殊○者○其○實○一○理○也○生○物○
二○字○俱○是○死○字○猶○生○民○之○生○

問○何○以○見○人○之○仁○其○理○即○是○生○物○之○始○曰○如○孟○子○註○云○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則○仁○為○

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之○意○可○見○矣○餘○放○此○○元○字○當○仁○
字○者○蓋○元○之○在○人○為○仁○故○得○為○善○之○長○下○數○句○皆○依○此○例○看○本○義○
所○謂○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正○以○推○原○夫○元○之○所○以○
在○人○為○仁○而○為○善○之○長○者○也○故○本○義○下○箇○故○字○若○以○是○善○之○長○也○
正○意○元○字○又○當○不○得○仁○字○依○原○是○在○天○之○元○矣○宜○細○別○之○
春○夏○秋○冬○四○字○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也○其○所○以○
當○不○得○元○亨○利○貞○者○蓋○盡○六○合○之○間○無○時○無○處○無○此○四○段○子○通○大○
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
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生○一○成○皆○自○分○此○四○段○子○若○拘○於○四○

類可推

依此則
仁義禮
智名目
自不必
添出矣

易經

上經

四九

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無利貞矣。似乎不通。程傳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眾善之長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利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亦分明以此元亨利貞四字說人說。可見本義前段之言全是推究天理源頭之詞。不可拘執以入於本文元亨利貞四字。而以為屬之天者也。且四箇者也。字氣勢自相喚應。豈容說是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不成文理矣。

春秋胡傳隱公十一年總論曰元者何仁是也。此足以証元字當仁字者矣。

元者善之長也。元就當仁。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就當君道。剛而能柔。今之說者於元者之下方著仁字。正猶於乾元用九之下方著君道。剛而能柔。其蔽一也。用九之蔽。近來少祛。惟元者善之長也。其蔽猶舊。元者善之長也。四句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貞四字。就當作仁義禮智四字者。觀中庸及孟子所引元者善之長也。可見况程傳亦如此說。本義所以先云天地之德莫先於此。云者明此理之在人。所以為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耳。如此者。方與下文故曰乾元亨利貞相合。

易經

上經卷一

五十一

此四句決是就人說蓋天人一理也故本義云云而每句着一則字以見本文之意春秋傳穆姜所說亦純以人言且於通章之意尤為明白而嘉會和義幹事數字皆說得順曰善曰義曰幹事難以天道說也且謂此條嘉會利物幹事字與下條所指不同亦難也此章本是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按穆姜所稱決非以元者亨者等為天德而以善之長也嘉之會也等為人之德明矣而今之拘說者乃以一句分屬天人蓋未會於理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仁義禮智皆善也惟仁則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無統四者故必仁之為本然後義以宜之禮以節之智

以守之皆以次而集矣苟無其仁則義禮與智皆無所從出而亦無所施之地矣信乎其為善之長也

利者義之和也明利即義也聖人之意以為利與義相反者也今

義乃為人之利何歟故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

者義也猶為未盡也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即仁之制也

陽全陰半陽必統陰故義須與仁相對其實一仁之貫也故曰利

者義之和也不和則義為仁外物矣所謂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

民此其義之最著者也

貞者事之幹也以生物之成言之則即是今之保合太和者而來

日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皆於此乎出矣。故曰不貞則無以為元。此節第一段言元也。者統四德該百行是乃衆善之長也。亨也者左準繩右規矩是乃衆美之會也。利也者上下彼此各得其分義之和也。貞也者正而且固而事以立事之幹也。朱子太極圖總論曰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此又可見文言元者亨者等字主人之四德言無疑。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第二段言君子內而心之所存者無一念之非仁。外而身之所行

者無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而出而我其仁之體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是以長人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長分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仁本無體。君子其體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則善之長在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則嘉之會我。得之矣。利物足以和義。則義之和我。得之矣。貞固足以幹事。則事之幹在我矣。此條意是如此。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蓋會者衆理之所聚。嘉非難嘉其所會為。

我字與是相蓋言我自有其具不

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十百不得猶二三非嘉會也必其自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際以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輻輳得來如此乃合乎禮也何者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道理至為纖悉具備故人必嘉所會乃合禮必嘉其所會者蓋天下許多道理本自相聚為一會而非孤立無侶者所謂方以類聚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天道之亨亦如此故萬物齊乎巽相見乎離嘉會足以合禮講此題者須先提撥禮字在首

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濶許多嘉美一時闡湊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

義之為德也發強剛毅主於有執宜若不和矣故君必尊於上臣必恭於下男必正乎外女必正乎內其分截然安在其和哉然君尊於上者君之利也臣恭於下者臣之利也男正乎外者男之利也女正乎內者女之利也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其守分之嚴明既足以相離而

不至於相瀆。則其恩意之浹洽。自足以相固結。而不至于相戾矣。蓋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也。和自利生也。利物足以和義。則利外無義矣。義外亦無利矣。外義而求利。患王之言利也。外利以為義。楊氏之言義也。使物各得其所利。而無少乖戾。是之謂和。和非有心為之者。蓋義中自有箇和。不得於義。未有能和者也。利物者。蓋物有萬類。莫不各有定理。君子則以物處物。使各得其宜也。

貞固足以幹事。或問朱子曰。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一兩字。方能盡之。何也。蓋四德惟元至大。惟貞亦大。元之大者。以所發之大也。故為天德之大。始貞之大者。以所畜之大也。故能成終無成始。所謂富有之謂大業也。蓋凡萬物貞固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保固無遺。此即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來日之所以為元。為亨。為利。為貞者。悉皆於是乎取給焉。如以十二支言之。戌亥之陰。終於此。子丑之陽。又始於此。故北方皆兼兩義。此貞字。只當正字。僅得彖辭貞字之半。亦聖人偶然下此字。凡事惟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之以立矣。如知孝之。所以為孝者。道理是如何。却依此道理而固守之。則成箇孝矣。固

守以其行之堅言兼仁與勇也此一句自該智仁勇三者
王伯厚云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
草木也不茂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貞固足以幹事朱子曰欲為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
倒了此說最明貞固是事事貞固如嘉會利物都要事事盡理也
非只是一件貞固便百事都立了

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斷大事至哉言也
然此說易已有之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第三段謂夫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是君子有以行此元
亨之德矣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君子有以行此利貞
之德矣然此元亨利貞四者而非有君子之至健則屈於物欲而
無以行此矣此經文所以必以元亨利貞四者屬之乾也故曰乾
元亨利貞言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元亨利貞者此也
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故曰非君
子之至健無以行此不然則至健與行四德意相重疊矣
傳曰勝己之私謂之克又曰自勝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
又曰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又可見能勝乎人

欲然後能全乎天理也。此一節凡三段。首一段言四德中一段言君子行此四德末一段言君子所以能行此四德其末句乾元亨利貞亦不必謂是天之四德此節聖人是以君子當乾以仁義禮智當元亨利貞末句云故曰乾元亨利貞者舉經文以實之耳非謂以人事而合天德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謂之龍德見聖人之德神明不測是亦人中龍也。故曰神明不測之號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易乎世謂不為世所易也。如舉世皆濁矣彼則能自繫於衆濁之中而不變其所守也不成乎名蓋凡挾一才負一藝者率欲出而成名於世而初九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成字作活字者。不易乎世舉一身言也不成乎名自所長言也。遁世亦舉一身言不見是亦就所長言總歸於德遁世不見是非難無悶為難龍德之隱正在無悶上不見是如吾有才而人不以為才吾有德而人不以為德一言之當而人不以為當一行之善而人不以為善是

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言者也。適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九二爻亦然。但一節深一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要兩平說。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論初九之心則非固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所以為龍德而隱者也。樂行一句特此起憂違一句而兩箇則字見得是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之意如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亦何嘗有用行時但道既在我以舍而藏者用之必能行以用而行者舍之必能藏耳。初九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猶孟子言伯夷之不屑就而曰治則

進亂則退知伯夷之治則進則知初九之樂則行矣。或曰伯夷之歸西伯亦是治則進曰非也。歸西伯以就養非求仕也。故終之曰是亦不屑就已。

確乎其不可拔畢竟只是憂違之操不可拔。朱子小註及進齋徐氏無樂行憂違說恐是未定之見。

適世無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適世無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

無意必
則宜無
樂行說
矣

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搭一句。一節深一節。同一聖人耳。其在初九。則人但見其德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與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而已。至於九二。則出潛離隱。而其德已章。顯於世矣。故人得見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時時位為之也。所謂有隱顯而無淺深也。閑邪存其誠。言其德已盛。已無不信不謹矣。而猶閑邪以存其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也。閑邪存其誠。與脩辭立其誠。同一句法。閑邪即所以存其誠。修辭

亦即所以立其誠。

無斁亦保。蓋常人未免有厭斁之時。是固有待於保字之功。惟文王敬常存。雖無厭斁之時。而亦自不忘乎保守焉。所謂警戒無虞之意。

善世而不伐。雖善於世。而自不以為善世也。而所以閑邪存誠。無斁亦保之意。故在也。德博而化。澤之所施者博也。要見得是出潛離隱。澤及於物之意。

其德之所以博及於物。而物皆為之化者。無他。亦只是庸信庸謹云者耳。蓋無一言之不信。無一行之不謹。又無一念之不誠。無

一德之不周則事皆天理而人自被其澤自蒙其化矣豈必別有
息意之施哉

德博而化者非其時位之正中僅如初九之潛焉人亦無由被其
澤而化也上文俱是龍德惟此一句見得是正中
此條語意相承謂庸言宜無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宜無事於
謹矣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宜無事於閑邪矣而猶且閑
邪以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
於世矣然猶不自以為善于世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謹而
閑邪存誠者猶歛然若不足也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也故其德

之廣被而物無不化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
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朱子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
積字見得在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看一箇心為之主惟心之所主
者一於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一如其

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修
矣。進德全在心上忠信生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
無一言之不實也。誠以心言實以事言亦一理也。朱子嘗謂立誠
之誠即忠信也。忠信猶未見於事也。忠信果是重在知上謂之德
者以其理之滋味有得於已而言也。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
是後知上來須要曉得德業是一貫事但有始終內外之辨故曰
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誠即忠信也。忠信就
初間存主上說脩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無事無箇存主

處二者總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直內之事脩辭方外之事
閑邪之外再無存誠功夫故承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再無立誠
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即忠信向也誠存於心而今則見於事
而誠有立矣。

忠信所以進德者以其實也。若非有是實心下工夫則是理無自
而得故朱子曰如布穀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
見發生若把箇空穀下在裡面如何會發生道理須是實見得若
疑將耳聽過將口說過躋甚事愚按朱子謂道理須是實見得又
可見進德所重在知上蓋見得實則胸中自然有定力矣。

忠信進德實心為本也。朱子曰：忠信便是意識處，如惡惡真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也。軌禦或問：忠信恐只是發，已有盡猶物無違。朱子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只是脩辭立其誠了，愚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對心與事對。故忠信全屬心，信字只解作以實之謂。能脩辭然後心中所得的道理有箇安泊處，故曰立其誠。脩辭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為不妄也。脩辭之要在於敏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甚矣言行之相為表裡也。夫子一則曰敏於事，一則曰訥于言，而敏於行，又曰耻其言而

過其行，又曰言顧行，行顧言，以言行對舉而互言之者，以此也。

王應麟曰：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要之此句本意，只為行不悖於辭，為辭之脩也。

朱子曰：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也。如此是也。又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則如屋宇未脩則脩之，既脩則居之也。又曰：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又曰：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脩辭亦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

德業無難分別。中庸章句云：云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有未實也。所存之實，即忠信也。所發之實，即脩辭立其

誠也。內外動靜體用備矣。合進德脩業。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夫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語類用之。問可與幾也。朱子曰。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為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

愚按通書有誠神幾曰。聖人幾字。亦作知幾看。然非徒知而已。便有赴之之意。故兼至之。謂可與幾也。所以為進德也。一說知至之至。知終之終。非是。兩箇物同是一箇道理。據理之所。在曰至。既至。其所。在理亦止。此為是。則曰終。此說合正理。但於據

業內外之分更要體貼耳

至之者。志向事上去。但未見於事也。終之者。事做到成就而守不失也。此德業之所以分。亦德業之所以貫。忠信脩辭亦宜以此認之。知理之所在。而心必之焉。是為主。忠信知理必至。是而後為到頭。地位遂守之不移。是之謂立誠。朱子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實。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可保守得。便從而保守之。便是終之。愚謂知至至之。即知至而意誠也。

但至字與大學不同知終終之謂其所處之事曲當于理無欠無餘也

既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而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以明其終始本一貫表裡無二致也

知至至之愚意此兩句全以兩知字為重蓋上文只說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此則言要先知忠信如何然後忠信其心焉則可與幾而德進矣又要先知脩辭立誠是如何然後脩辭以立誠焉則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蓋

以知行先後自然之理言之也然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豈偶然哉豈姑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

此雖以進德脩業之效言不拘於位但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為在下位矣亦有位在下者則九三又為居上位矣若于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於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當知

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此二句自不重疊蓋以本文必兼言居上位在下位者以其可居上亦可居下也

一說不驕不憂正是可上可下處似猶欠虚心玩味於理則無大

失也

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惟進德脩業者能之。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謂終日乾乾，然至夕若可少息矣。然時猶當惕也。故又因其時之當惕而惕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

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聖人下字不重疊。

四之上下无常，以迹言似乎有求進之意者，不幾於為邪乎？然其

實則非為邪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為之機會也。四之進退无恒

猶似乎獨離其群者，彼初安於潛，二安於見，三安於惕，而四獨欲

進焉，不曰離群乎？然其實則非離群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為之

機會也。本文大意如此。

上下无常，其迹有似於為邪，而心則非為邪也。進退无恒，其迹有

似於離群，而心則非離群也。蓋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君子之

志在於及時，此其所以雖无為邪離群之心，而亦不假避為邪離

群之疑也。

欲及時也。故无咎。及時以進，如何便无咎，只在時之一字上。

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此微生畝尹士之流，所以為不知孔孟之心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君子進脩之實，表裏一誠而已。其及時以進，亦不過布此誠於天下也。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至誠也。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亦至誠也。其間節目固多，亦只是德業二字足以蔽之。

九三備矣一句，若做進德脩業之義，已備於九三，則與下句此則欲及時而進也，語意不相應。須從舊說，且有朱子小註可証。此須以三四故一箇聖人而時位不同者。○外卦以時位言進脩无工夫，尤明矣。○故无咎，通常非為邪也，非離群也，欲及時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睹，是一意。本乎天者，至各從其類也。又是言所以聖作物睹處。故本義用箇故字。○萬物睹之物字，當人字看。中庸註變者物從而變。孟子註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二物字亦當人字用。○同氣相求，吳氏謂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以供祭祀之用。齊明，獨共明水。註燧，取火器也。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焉。鑑，取水鏡也。月大陰之精，故取明水焉。又韻

府鑑大盆也。周禮註明水以充玄酒也。又正韻註黍稷在器曰簠。周禮曰奉主簠蓋火黍之黍稷也。○玄酒即是水也。故曰玄北方水色也。○雲從龍風從虎雲水之氣龍水之物也。故龍興則雲從也。○風與虎大抵皆陰類也。

雲從龍風從虎從來俱說龍興則雲集虎嘯而風生仔細尋求其理乃只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也。蓋龍水物也必見水氣升騰於上渾是雲氣所在龍乃興也。龍興則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為雲從龍也。若皓白無雲所在則非龍之境界龍決不起此為雲從龍陰風肅殺之氣將至虎其類也。先感此氣而

嘯也而風隨至焉。故從來以為風從虎也。不然風是造化之柄豈區區一虎所能召哉。亦如鳶先風而翔蟻先潦而徙不可謂鳶能召風蟻能召雨潦也。此理要在知者默識之也。

或曰韓子雲龍之嗑氣成雲所謂雲從龍者乃能身所自有者也。決是從龍矣。劉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亦其類也。又曰虎是山君其精魄甚大夜行常一日放光其嘯也。山岳振動百獸并息亦自能生風焉。然則所從虎之風非天風也。

宋劉錡將如順昌禦金師至渦口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蓋金兀術氣先到也。兀術氣壯甚常謂順昌城只用靴尖踢倒耳。

晉明帝微行覘王敦敦晝寢夢日繞其營覺而驚曰無乃紅鬚兒
 來耶蓋明帝母鮮卑女也鮮卑人紅鬚又如鄒衍之被繫于獄而
 哭天為六月降霜人之精神其盛者所感有如此虎亦巨物也其
 壯者或能以嘯生風文言傳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蓋指此類也其
 前所云雖是正理終恐滌傳文本意學者宜審擇之
 聖人作而萬物睹聖人既作則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
 觀聽者矣天下士民安得不欣然而快睹
 雲從龍風從虎等與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者皆非有心於從之也

自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睹一向說出了正意已盡矣故又
 用親上親下而各從其類以發明其所以然之理也還是加一重
 意思

或問九二亦利見大人者亦有聲應氣求之理何為寂無一言及
 之曰不知九二德上意多九五位上意多九二之為大人特取其
 德耳故雖天下文明而猶有時舍也之說若九五則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為萬國之所朝宗其於聲應氣求之理故表表然其
 尤顯著也本乎天者親上云蓋天在上故凡本乎天者皆親之
 地在下故凡本乎地者皆親之聖人為人類之首故人類皆從之

本乎天者為動物，動物專指人類，有小註在，或兼鳥獸言，却違邵子之說，但不知朱子如何，不曰人類，而曰動物，及語錄始有人類字，或曰：凡動物首皆向上，雖蛇虫之行，亦皆昂其首，如鳥獸，雖曰橫生，首終居上也。兼說似長。大凡言動物，皆兼人獸禽虫，此處似當從泛言，而不必專指人類。况上下交通，是以物類比况人類之相從也。二句若除却人言，亦未必為不可。

小註所謂首向上者，是為親上，非本乎天也。所謂首向下者，是為親下，非本乎地也。若以動植二物分陰陽，則動物是得於天之氣。

多本乎天也。植物是得於地之氣，多本乎地也。正蒙動物篇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根于天，不息者根于地。此動植之分也。息謂呼吸也。蓋其有息者，陽之動也。其無息者，陰之靜也。此理曉然易見矣。皇極觀物外篇曰：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類也。柔交于剛而生枝幹之類也。此蓋所謂本乎天地之實也。又曰：走者便於下，飛者利于上，從其類也。此又親上親下之說也。又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此又可見此條當除却人類而

論動物也。以動植二類証人類也。

又觀物外篇下曰：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

走下。此亦可就飛走二物分本天地而親上下也。本文只說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似乎所該自廣。但今未敢直與先儒為

異同耳。小註之言或記者之不詳也。

本乎天者親上，程傳謂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禽獸

草木。此說儘有理。但日月星辰旋繞於天地之間，不止向上也。故

朱子不用，只用動植二物分。

草木植物也，人與鳥獸動物也。人亦屬動而真生，亦兼植之理。如

金水為陰，木火為陽，而冲氣亦兼有陰。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意若曰：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然凡所謂貴者，以其有位也。

彼則亢矣，故雖貴而无位，居一卦之上，亦至高者也。然凡所謂高

者，以其有民也。彼既亢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下諸侯布列其

下，是賢人在下位也。凡樂有賢人在其下者，以其為我之輔也。今

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輔之者。

无位則無以安其身，无民則無以承于下，无輔則又無以自立于

上。身。孤。而。業。廢。所。謂。來。之。坎。坎。何。可。以。者。故。動。而。有。悔。无。輔。非。有。无。之。无。謂。莫。為。之。輔。也。

北朝魏樂平王丕夢登魏主白臺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丕嘿有喜色後謀不軌道秀坐誅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一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潜龍勿用下也

文言前節龍德而隱者以下既詳言六爻之義以申象傳之意至

此又約其旨而申之曰初九所謂潜龍勿用者蓋以其位下也其位下故於龍為潜也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潜藏緊無異旨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見龍在田時舍也

九二所謂見龍在田者謂其雖進於潜亦尚未為時用也故止為見龍在田程傳讀舍為去聲云隨時而止則有似乎初之潜馮氏云適止於位非久安也則又似有莫其在天之意味本義未為時用之意似有斟酌言猶未得大人之位也謂非為時所棄也故不曰不為時用而曰未為時用本義因本文舍字而下用字以反之

亦不得已焉耳。故依本義舍字似當讀為上聲。

音註云舍去聲。蓋主程傳九三上治也。註云治直吏反。本義讀作

平聲。可見非朱子音註。然此條本義云未為時用也。便見朱子不

從程子作去聲。讀為時止之義。下條曰居上以治下。便見朱子不

從程子所謂上之治也。之說。又如反覆道也。但云重複踐行之意。

便見不從程子必以道之說。并初六象傳曰。猶井无禽。時舍也。程

傳註曰。舍上聲。與此不同。惟本義兩處俱當讀作上聲。

論九二者。既以伊傳當之。如何又說未為時用。曰此猶謂其在下

位未登五位之尊也。故上文下文皆曰君德也。言未當君位而已。

有君德也。伊傳固有君德。然未當君位。孟子曰。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乾行其所當行而不自已也。亦與時偕行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九四所謂或躍在淵者。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決也。此所謂自

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脩業。九三備矣。其在聖人則

以謳歌訟獄之來歸。天意人心之畢集。則可遂躍而為五之飛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九五所謂飛龍在天者言大人得上位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也。上九所謂亢龍有悔者蓋以其處位之窮窮則災生故曰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孔子之意蓋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也乾元之用九則其道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彼况用九為乾卦六爻之變者非矣本義明謂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元用九斷從君道說未為無據也

元○包○四○德○故○舉○乾○元○就○足○以○盡○君○道○

君道剛而能柔則所謂王道之無偏無陂無反無側者矣天下安有不合極歸極而躋治乎

或曰乾九五无柔將不能致天下之治乎曰中正便是剛而能柔矣或又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龍有悔亦聖人乎曰在聖人則持雖亢亦不與之俱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乃所以乘乎龍之亢者也愚所謂有隨時而制之之義者此也若潛見惕躍以至於飛則皆愚所謂隨時而順之之義者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自潛龍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所謂陽氣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陽氣潛藏乾道乃革俱統文位上說但潛龍或躍則皆指聖人也此特著其所處耳陽氣潛藏亦據一陽畫之在下者而言總是明潛龍之義故亦歸在下之聖人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言天下之人被大人之化澆漓者變而為淳龐鄙薄者化而為敦寬語其家則父子兄弟兄弟文而明也語其國則行者讓器

耕者讓畔文而明也此所謂百姓昭明也所謂民德維新也文明一類字猶潛藏二字亦一類

天下文明謂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化則文明屬大人而不屬天下矣此亦當辨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蓋其處危地時當乾乾而乾乾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蓋九四在乾體為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且進且退疑而未定也問此所謂乾道何謂也曰凡易一卦一文莫非道之所

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也。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即是聖人之道也。聖人於或躍之時亦為變革也。或躍在淵時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發其取象之意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乃字似亦有意。蓋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據尊位者也。

此以天位為天德。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也。訟六三以食舊祿為食。舊德有是德。乃宜享是祿也。

據此位乎字可証諸彖象傳所立字時當作活字者。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亢龍有悔。蓋其時既極。不知自退之道。乃與時而偕極。所以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言聖德剛而能柔。而天則之妙。於此見矣。蓋剛而能柔。天之則也。聖德剛而能柔。則聖德所在。即天德所在矣。故云乃見天則。實以聖人言其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則二字所由取。處如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者言。不着人也。至于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

却是指聖人笑。此云天之法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則。是天則於聖人見之矣。

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人事言。則此所謂見天則者。實是就聖人言也。本義云。剛而能柔。天之法也。則明乾元之用九。所以謂之天則也。則是準則。有不踰矩之意。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無疆之上。蓋因是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是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乎天之法也。朱子言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惟

恐人不知天則之為剛而能柔也。言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惟恐人不知地德之為安而且貞也。而或者乃因此就謂孔子此段是純以天言。亦不察之過矣。

一說聖人之剛而能柔。處便是天則。如前云天德天道。皆就聖人身言。又仲尼不為己甚。章小註亦云。即天則之所存。此說雖有理。但以本義天之法也。一句味之。則是未知天則二字之所由立矣。至如曰天道曰天德之類。亦同出此意。不可不知。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

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即此段觀之亦就見得下文所云之意矣。蓋始而亨則亨者固此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聖人之言豈異致哉。文不相蒙意寔相屬。乾元者利貞者是提虛而用下句以實之。亦解經之例。方元亨時要非無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實理未完。故必至於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但云收斂歸藏便知是以物言利貞則屬乾。依語錄謂是乾之性情。若究其極則四德惟利貞可謂之性情乎。以

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說未必皆朱子之定說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時文講語云乾元者橐籥一鼓而為萬化之權輿。機緘一泄而為百物之朕兆。胎而化卵而伏者皆於是乎資始也。勾而萌甲而拆者皆於是乎開先也。然不始則已。始則必亨。胎者以息而漸長。卵者以翼而能奮。甲拆未幾而敷榮。勾萌未幾而條達。理勢自然也。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義云始者元而亨者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講時此句全用不得以入大矣哉。亦非也。蓋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

言所利便見得一箇大笑哉不必添本義云云然後見其大也。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歛却神功寂若無也便見貞意。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此又是別一說與上說不同故以或曰隔之本意謂乾始不自言其所利也或曰之說言字是指卦辭一說舉天下之物無一不利將何以言其所利哉此說近切然不見貞意還是說結果成就而不可名其所利為優此又一說也。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本義何以分析四德半屬天半屬物耶曰乾始之時節所謂乾道變化也乾道變化是總善時事故為元亨其所以利天下而不可名言其所利也。

其實乃總善者之所成就也是成性時事故為利貞通書大哉乾元萬物資誠之源也此屬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屬萬物也。

元亨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在天之分数多利貞者物之已成理之已立。在物之分数多。朱子以元亨猶在乾而利天下不言所利則已有箇物在矣故如此分正以總善成性分四德也。

乾始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笑哉乾始也。以此語意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亦只就上文說蓋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無所屈撓無少間斷此便是剛此便是健且當元而元元之末則繼以亨當亨而亨亨之末則繼以利當利而利利之末則繼以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無過不及處中也且元自為元亨自為亨利自為利貞自為貞此是立之不偏處正也剛健則極其剛健中正則極其中正是純粹也純粹則極其純粹是精也豈於元亨利貞之外別有所謂剛健中正而剛健中正之外別有所謂純粹精也哉要是極言以深贊之耳純者剛健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剛

曰不雜於陰柔一則曰不雜於邪惡

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則正指四德言也剛以體言是他本質如此健兼用言其靜也專其動也直皆健也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是就四德之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為德處說有不相倚着之意或曰行曰立姑用解字義云耳未見皆指四德曰非也下句即承之曰四者乾之德也豈四德之外又別有所謂乾德者哉或謂元亨利貞四德是乾之隨時而異其名也乾是元亨利貞之渾淪而總其名也愚謂乾則有元亨利貞非即是元亨利貞也而

乾字似無不同

此節看
得通快
活故

大哉乾乎。只是一箇乾。只是一箇四德。何處是剛健。又何處是中。正。又何處是純粹精。蓋乾德只是一樣而已。但贊美之辭。有不能一二字盡者。故首以剛健二字贊之。見其猶未足也。更着中正二字。猶以中正二字。猶未盡也。故更着純字。更着粹字。又更着精字。反覆贊詠。不能自己也。非聖人知天地之化。而與之默契無間。洞然無遺焉。亦說不到此。本義謂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或疑既是一氣流行。則秋冬景候。氣亦未嘗不流行也。而何以自為靜。曰。此以氣候

之出入言之。蓋陽氣流行。其後半節。却是歛其向所出於外者。以歸於內也。故為靜。只以鼻息之嚙吸。驗之。足見動靜之分矣。元身動也。剛也。利貞。動者之靜。剛之柔也。本一氣之流行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舊說聖人說乾四德。乃着此一句者。明乾卦有以備乎乾道也。乾只是純陽至健。四德迭運而已。而乾之為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亦純陽而至健。便是盡得此情矣。發揮着力說。言其揮布在此也。此處似用不得潛見惕躍飛亢等爻辭意思。大抵此一節申彖傳之意。逐條全用四德貫情。是乾之情。即上文云云也。言情則該性。

性情則德也。體用一原也。一說此條是起下文之辭。正如彖傳六
位時成之例。理亦似順。

近日看得此條。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蓋上文每條俱是乾
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
曰六爻發揮。可見只是為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之六位時成也。
况贊乾而至純粹精也。則至矣。盡矣。不可復有加矣。乃又以六爻
盡四德之義。何哉。又聖人之四德。自是以治功言。亦不必于六爻
上分屬四德。如初九至九二之云云也。

旁通情也。信是曲盡事物之情矣。若使但有初九九二而無九三
九四九五。或有九三九四九五而無上九。是尚未能曲盡夫事物
之情也。今既發揮出有初之潛。二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
之亢。則夫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者。皆該括曲盡而無餘
矣。而聖人之時乘以御天者。其有外於此哉。此理甚妙。此理亦正
大而精密。看來非鑿說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雲行雨施。正是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之功也。利貞。總在天下平
一句內。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用也

言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行，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以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如此說，意思有負活，亦不拘於象占之分，但以身在潛而勿用耳。

行以事功言德之發也。德與行兩字要分辨。如理無不窮，知無不至，心無不正，身無不脩者，德也。若夫上而致君，下而澤民，大而經邦，小而立事者，行也。德

者本也，行者用也。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君子以成德為行。

一說君子以成德為行，此君子泛言之也。是以君子勿用也。此君子與九三之君子終日乾乾，皆指占者言。味是以君子弗用也。一句另提出君子似有象占之分，從此說較分明。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理不可不聚，而其聚也，非學不能。學以辯而精，而其辯之也，非問不可。寬居是知止而後有定，居之安，資之深，時節也。仁行是慮而

後能得取之左右逢其原時節也

學以聚之天下之理散在事物之間或在方策之上君子多聞多見或誦詩讀書考古論今之類皆學也所以聚夫衆理也然所聚之理有是非得失焉有精粗本末焉又必上問於師次問於友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何者為精為粗何者為本為末辨之必欲其明也至於是非得失各有所歸本末精粗無所不盡則須寬着心胸以居貯之使衆理之蓄於吾心者淵涵海負而不見其涯際也此皆學力所得乃其居之安而資之深者然也至於事至物來之時則須行以仁益仁者當理而無私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

事內要無私外要當於理此決是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及以心德言者亦為不切

問辨者問其所聚也寬居者居其所辨也仁行者行其所居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故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深明二字承再言說九二之為大人言九二即大人也前云言君德也者什大人之為九二也言大人只是九二非他人也互其辭以相發也未為君而謂之君德即所謂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

答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不可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為申上不中字也。若做申上不中字，則本文為重，而前本義居下之上，一句亦贅矣。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即本義九陽四陰，居上之下也。

九四剛而不中，此是文言所取。朱子本義只曰九陽四陰，其不申之義，則畧矣。本義下文居上之下一句，即是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之義。或謂本義居上之下一句，自該得不中之義。然於九三例不同，亦牽強之說也。

或曰九四是剛而不正，如何謂之不中？曰九二非正也，而本義曰剛健中正，以中該正也。九三正也，而文言曰重剛而不中，亦不復取其正也。此見中正亦有相通者。九三之不中，亦是就居下之上取九四之不中，亦是就居上之下取。然意俱指性情上說，故與下句居下之上，居上之下，以位取者，意不重叠。重剛自是重剛，不中自是不中。重剛是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不得。

其當不當剛而剛者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不可謂是申不中意。若以不中為重剛，則九四非重剛也。何亦謂之不中歟？若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為不中，則不中二字當連下文讀。何本義乃曰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歟。豈本義居下之上四字特以申上句不中二字之義耶？此理可推。

九四以剛處柔，便是用剛不得其當處，故亦謂之剛而不中。蓋九三之重剛不中，失之太過者也。九四之剛而不中，失之不及者也。故均謂之不中，蓋但有中便有過，與不及故。凡說中處，便要把過與不及處來相比方論說。

問文言皆以六爻為聖人，何緣聖人乃有重剛不中之過耶？曰：周公元不以為聖人，孔子以聖人當之，是以有此疑議。蓋亦大槩之辭，如亢龍安得為聖人，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聖人無射亦保恒懼其有所失也。如武王伐紂，若史之說，則亦未免於過剛不中矣。故伯夷謂其以暴易暴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一說按本義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也。味之辭二字，則或字是從繫辭者言。此云或者，隨時而未定也。則或字是云九四自或之故，去了之辭二字也。此說未精。按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云：吾將仕矣。註云：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皆非。

從傍人說也。只是解字義云耳。皆是謂九四自或之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于鬼神乎。

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無私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一無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無往而不合矣。

夫大人者本義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九五之大人本是有德兼有位但其所以為大人者則不以其位而以其德也。與天地合其德以下純以天德言夫人造也夫人亦然以德言也。位在造字上。

天地之天以形體言先天後天之天以道言。先天而天弗違蓋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處便是天不違如所行有悖乎天天亦何嘗故違之自是理行不得耳天何心哉然既行不得即是天違之矣所謂天命不祐行矣哉。

如禮以義起而達之天下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此先天而天弗違。

也。又如治設綱罟制耒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
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非經常之所有而於理無悖者先天事也。
三重之道達諸天地而不悖亦是先天而天不違之理。天叙有典
而我悖之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後天而奉天時也。
後天而奉天時謂此天既為了我便是於天即依而為之是吾奉
乎天時也。天之道時焉而已矣。時即理也。易經盡說天時如應天
而時行承天而時行之類莫非理也。
語類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
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厘也。

愚謂聖人之先天後天一時焉而已矣。故曰應天而時行。惟先天
亦時也。天且弗違不必兼後天而奉天時言。蓋舉先天而天弗違
就該得後天而奉天時矣。猶言七十者衣帛食肉就該得五十者
矣。前人該兩意者非是。

况於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為下。况于鬼神乎說不得了。
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一同。尤
可見其虛為利見字設也。况於人乎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况於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
况於鬼神乎與上鬼神合其吉凶者同。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

有司存如風雨雷霆及草木所以榮悴之類皆鬼神之為也。皆天地之功用也。如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亦當有鬼神呵護翼載之。理蓋聖人之德神所依也。

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就是這箇鬼神附着著龜告人也。故曰可與祐神。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語可依其下云云不必依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之乎。

知進退存亡者知其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為理勢之自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進極而思退存而不忘亡所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是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處。

大抵乾卦六爻之辭周公本為占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及至於衆人皆有用處初非局定以乾六爻來模擬聖人也孔子亦非不知此而誤認乾六爻為聖人也但其意以為此是純陽之意若就人品上論則為聖人之象耳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於

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文辭潛見飛躍之文而盡以聖人之迹發
明之耳要之不出周公文辭意外且猶未足以盡文辭中意也甚
矣易道之無窮也

蓋文王周公之辭約孔子之論詳然非文王周公之約無可以為
孔子之詳者非孔子之詳則無以顯文王周公之約矣
看文言申象傳雖是反覆申言其實前後亦互相發第二節言初
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三節只曰下也明前之云云總從下之
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埋
然於下之時當潛也他日之為見為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

又言其德之可出而時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

如九二龍德而正中云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繼則云時舍也言其

德雖已及物猶是在下之大人未得為在上之大人也又次云天
下文明言雖不在上位而其德之所由成也

如九三首節進修之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
承言其所行事者其時當然也末則推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
以見其所以當乾乾也

如九四首言進修及時之意為詳次則承言其所以自試也及次
則本其為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遽進也末則詳言其剛而

不中居下之上以盡其有也

如九五首言聖作物覩之理最盡猶未及其治功次則言居上治

下也又次則言其位乎天位位與德稱宜其為人所利見也末則

極言其德之盛道之大以見其所以為大人者非偶然也○如上

九首言亢龍之意亦詳次則約言其窮之災又次則本借極宜其

災也末則教以當以盛滿自戒庶不至於以窮致災也時有以相

發明相補足之意

卷一終

